四面楚歌（下）

原创罗马主义[灼识新维度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灼识新维度**

微信号gh\_4c12eeda5979

功能介绍不一样的视角，不一样维度，带来全新观点，全新认知升级

2020-09-07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U0Mjc2OTkzNQ==&mid=2247487025&idx=1&sn=c1c37ffd1ed985e659512b97d5ee358c&chksm=fb14d851cc63514734d574500213bacf484dd27f403a198d5ca038f1de19e61bb44a2f7ccda5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61)

收录于话题

#晚清沧海事

75个

**■晚清沧海事上卷（18）■**

作者：罗马主义

对于一支军队来说，最危险的时候，并不一定是在战场上，相反，日常的行军，走个几天的路，也可能是危机四伏。

而且一个优秀的主将所需要的素质，不光是要有军事才能，也得要有表演本领，两样缺一不可。僧格林沁现在就在上演行为艺术。

他拿着手中的胡萝卜，边走边吃，所到之处，不知道他施展了什么魔法，正在喊爹骂娘的士兵们，立刻就停止了叫嚣，盯着他手中的胡萝卜，犹豫了片刻，也开始吃起了自己手中的胡萝卜。

他看见了被士兵泄愤丢在地下的白菜叶，也不多说什么，一片一片的捡了起来，用袖子擦干净以后，交给旁边的亲兵，嘱咐道：“用盐腌一下，这个也可以吃几天。”

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青褂衫，拿着手中的胡萝卜，一边走一边吃，从一个营地走到另一个营地，也不指责谁，教训谁，但是所到之处，刚才还群情激愤的士兵，都变得鸦雀无声了，默默的捡起了被他们丢在地下的萝卜白菜，回到了营帐之中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，由于交战双方反反复复的在大别山附近转来转去，20多万大军在这儿耗了几个月，周围的粮食早已枯竭，再加上本来这里就是贫困山区，人烟稀少，现在更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粮食了。

而且由于是山区，自然交通不便，再加上双方又互相的追来追去，部队一会儿在东，一会儿在西，行踪不定，从其他地方调运的粮草也无法及时送到，僧格林沁的大军快要断粮了，每人每天只能吃一顿主食，剩下的就只能靠沿途购买的胡萝卜白菜充饥了，不过这些东西实在是卡路里数不够，一路上又要翻山越岭，士兵自然怨声载天，差点就要哗变了。

如今我们早已习惯了星罗密布的高速公路，比如从英山县到霍山县，现在开车只需要三个小时，而那个时候，却需要走上五六天，所以连着几天吃不饱饭以后，士兵自然就不高兴，牢骚满腹，险些造成群体事件。

因此带兵打仗，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随时都危机四伏，稍有一丝差错，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，像我们前面介绍的雷正绾和陶茂林，都是因为对危机处置不当，造成了全军崩溃。

所以，僧格林沁成功得靠他卓越的表演本领，化解了一场危机。和我们想象的不同的是，清朝的很多官员，实际上道德准则也是极高的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贪赃枉法，肆意妄为的。

就拿僧格林沁来说，他对部队的约束就是极其严格的，坚决不准士兵掳掠百姓，因为任何一个有作为的将领都知道，一只没有道德底线的部队，是绝不可能打胜仗的。

不仅仅如此，作为一个能干的大将，要想三军用命，必须要能以身作则。僧格林沁只要领军出征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是睡在营帐中，席地而卧，绝不去住楼堂公馆，而且士兵吃啥他吃啥，绝不另开小灶，作为一个世袭的王公贵族，这一点让他深受大家的敬佩。

根据同时代人陈思伯在《复生录》中的记载，僧格林沁极其注意部队的思想建设，这话听起来有点诡异，但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不可思议，五六万大军聚集在一起，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，光靠军法胁迫和赏赐利诱，那是玩不转的，人心散了，队伍就不好带了，连葛优都知道这个道理。

僧格林沁带兵一是鼓吹忠义礼孝，二是提倡勤俭节约，前面一点自然大家都理解，而后面这条，也非常重要，因为如果士兵的欲望太高，总有一天，会无法满足的，到时候就要出大乱子。

根据这本书中记载的几个小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僧格林沁带兵的特点，每次扎营以后，他都要到个各营中去转悠一圈，有一次他路过一个营盘，闻到了一阵香气，就进去看，发现锅里煮的都是鸡鸭鱼肉，就问这是谁煮的东西，士兵说是大家一起凑钱去买的。

于是僧格林沁皱了皱眉头，就对大家说，我发给你们每天250文的饭钱，当然可以拿来吃这些，但是也可以存起来，回去修房买地，孝敬父母，供养妻儿，生活不易，要节俭啊。

然后他叫亲兵拿出自己的伙食给大家看，只有四个小碗，装着一荤一素，一碗稀粥，几个馒头，于是大家都羞愧难当。

（不过这个故事，让今天生活优越的人，实在不太容易理解，这些现在都是平常的伙食，但是在当年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吃这些，就跟我们今天吃龙虾，象拔蚌，大闸蟹差不多）

又有一次，他在巡营的过程中，发现一个将官，穿了一身崭新的青呢马褂，就问他，你这身衣服买成多少钱？对方据实回答说2400文，他摇了摇头说道，这是士兵十天的饭钱，你知道手下的人会怎么想吗？他指了指自己穿的破旧青布马褂，我都才穿这个，你却穿的那么华丽，又怎么打仗呢？以后不可再这样。

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说实话，也有点儿毁三观，简直比党员还党员。不过我相信这些都是真的，不然光靠他的贵族出身，他也不可能打那么多胜仗。

不过僧格林沁也知道，光靠这些是不够的，精神的榜样也是有一个限度的，他必须尽快的赶到霍山，那里有英翰的部队和之前运去的粮草，才能尽快的解决眼前的危机。

走外围的僧格林沁都快要断粮了，走在大山里面的陈得才部，那就更加困难了，这条路他已经来来回回走了几次了，基本上沿途的村庄，早就被他搜刮得一干二净，有些部队已经开始在吃草根树皮了，他必须尽快的离开大别山区。

英翰的万余人部队刚刚到达霍山，就和陈得才的大军相遇了，英翰急忙部署了一条防线，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筑起工事，漫天遍野敌军就已经冲了过来，激战随即爆发。

陈得才又用起了他惯用的招数，正面进攻的同时，两侧迂回包抄，穿插分割，由于他的士兵人数占有压倒优势，一时间打的英翰连连后退，损失惨重，一直退到一个叫黑石渡的地方，才勉强站稳脚跟。

但是陈得才不给他丝毫的喘息机会，这一仗他必须打胜，在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以后，没有用多久，他的先锋部队就强渡过了东淠河，逼得英翰再次后退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传令兵飞马来报，他的侧前方，诸佛庵一带，遇到了清军张曜的部队，他的手下已经开始和敌方交火，请求他增援。

陈得才听完以后，沉吟了片刻，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暂时不理会张曜，他必须集中兵力先打垮英翰，多年的战争经验让他知道，张曜不会马上投入总攻，他要先试探一下，搞清楚战场的情况以后，才会做出最终决定。

而他则要利用这个时间差，先打垮英翰，这样他就能获得这场战役的胜利。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，如果不发生其它意外的话，这是他最好的选择。

在人数占有优势的太平军和捻军反复的冲击下，英翰的阵线已经岌岌可危，这个时候陈得才看到机会差不多了，他放出了胜负手，派出一万多骑兵从两侧迂回，准备彻底打垮英翰。

很快他的骑兵，就冒着密集的炮火和弹雨，打垮了英翰的侧翼，正面的步兵已经也突入敌人的防线，很多地方进入了白刃战，胜利看起来就在眼前。



在19世纪中叶的这场军事革命中，来福枪，米尼弹，线膛炮，开始大规模的进入了战场，中国内战的双方也开始了大量的采购，但是怎么用好这些武器，发挥他们的最大威力，真正领悟的人却很少。

这就像坦克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被发明使用，但是真正让它成为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，却要一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，在古德里安和隆美尔这些天才的军事家手里，才发挥出了它最大的威力。

同样，洋枪洋炮进入中国以后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，很快就把他们的作用发挥到极致，一种是外国人手把手教会的，比如李鸿章的淮军，左宗棠的新湘军等等。

另一种则是天生奇才，比如曾国荃，多隆阿之类，无师自通，他们一下就领会到了其中的要点，所以曾国荃能在南京城下，以一万多兵力击败李秀成几十万大军，多隆阿能以数千兵力击溃穆斯林数万骑兵，就是因为他们把西洋武器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。

但是这些人只是凤毛麟角，对于大部分清军将领来说，洋枪洋炮只不过是打的更远的鸟枪土炮，他们就像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，把坦克分散到步兵连队中充当火力点的守旧将领一样，并不能充分的发挥这些武器的作用。

而霍山战役中的双方，虽然都拥有性能参差不齐的洋枪洋炮，但是并没有掌握相应的战术阵法，所以双方打得还是一场中古时代的战争。

就在英翰率领的部队，即将全军崩溃，这个万分危急的当口，他的身后传来了震天动地的马蹄声，数万蒙古骑兵呐喊着冲向了战场，僧格林沁带领的主力及时的赶到了。

这个情况令陈得才大吃一惊，他原以为敌人的主力现在已经赶往了湖北蕲水，没想到他们居然阴差阳错的出现在这里。

不过陈得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，毕竟是沙场老将，他很快的就稳住了心神，决定要孤注一掷了，于是他也开始调兵遣将，不断的把新生力量投入战场。

双方十几万大军，就在这个小小的黑石渡镇附近，开始了你死我活的厮杀，谁都不能后退一步。僧格林沁和陈得才的帅旗遥遥相望，双方都亲自在前线督战。

不久，张曜也发动了全面总攻，但是陈得才依然指挥从容，应付得当，让两个方向的清军，都占不到便宜。

这一天杀得天昏地暗，你死我活，呐喊声，枪炮声，马蹄声，声震四野，战场上，浓烟滚滚，旌旗招展，双方你来我往，反复突击，犬牙交错，一直杀到天黑，各自在战场上留下了上万具尸体，也没有分出高下，最后双方隔着河扎下了阵营，准备明日再战。

其实再打下去的话，是不利于僧格林沁的，因为在这一天的战斗中，僧格林沁没有占到任何便宜，而且他的人数又不如陈得才多，所以继续打这样的消耗战的话，对他来说凶多吉少，他必须想出一招高招才行。

陈得才也不轻松，他必须在一两天之内击溃对方，因为他的粮草即将消耗殆尽。但是他还有一个杀手锏未用，他的主力洋枪队由于殿后，今天没有及时赶到战场，因此如果明天把他们派上战场的话，他是有希望击败僧格林沁的，而且他还派出人去寻找赖文光和张宗禹，如果能及时找到他们的话，那就有了5万骑兵的助阵，他就会如虎添翼，更加有把握击败僧格林沁。

陈得才在中军的主帅帐里，正在对诸将安排第二天的作战方案时，突然听到黑暗中，敌人在隔着河大呼小叫，他以为敌人要来夜袭，急忙带着诸将出帐查看。

敌人并没有来夜袭，原来他们只是隔着河在喊，南京城已经被攻下了，洪秀全已经被锉尸扬灰，李秀成也被千刀万剐了，太平天国已经被灭了，大家再抵抗也没有意义了，赶紧投降吧，僧王愿意给大家一条活路。

虽然陈得才其实早已知道这个消息，但是在他的严密封锁下，除了他和少数人，其他人并不知道，现在突然之间，真相大白了，就像一道晴天霹雳，把所有的太平军全部给震懵了。

尽管之前也有小道消息在传，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相信，最多也是将信将疑，因为长久以来，洪秀全装神弄鬼，在太平军中拥有很高的权威，部队中也强力灌输基督教思想，随时在做祷告礼拜，所以大部分的人，信仰还是坚定而虔诚的。

但是隔河喊话的清军，讲的有鼻子有眼，显然不是胡编乱造，让人没法不信。所有的太平军士兵，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他们信奉的上帝，居然抛弃了他们，那个能和上帝沟通的洪教主，居然没有法术，一样会死，这让所有的人理想幻灭，都感觉自己上当了。

他们之所以能坚持到这一天，就是因为相信，上帝会保佑他们的，他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上帝的旨意，他们终有一天会通过最后的审判，到达天国，但是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基督教徒们全都崩溃了。

而且对方也知道他们好久没有吃过饱饭了，就隔着河故意煮一些大鱼大肉的，香气飘到了河对面，让士兵忍不住都伸着鼻子在嗅，然后清兵又在喊，肚子饿不饿啊？闻着这个香不香？有没有流口水？赶快投降了，马上就可以过来吃，来晚了可就没有了。

陈得才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，但是，在一夜的饥肠辘辘和四面楚歌之中，他的部队崩溃了，最先投降的，是捻军张宗禹的部下汪世贤，紧接着，他的手下大将马融和率领7万多人也投降了，很快，祜王兰成春也被手下绑了，献给了僧格林沁。

扶王陈得才绝望的发现，一旦信仰破灭，十几万大军瞬间就崩溃了。但是他还想做最后的挣扎，于是决定逃跑，他带着余下的人向英山方向狂奔，但是在路上，遇到了蒋凝学率领的湘军拦击，战斗中，已无斗志的太平军乱成一团，数万人被挤落山谷，坠崖而死。

陈得才和余下的数万人被困在一个山谷里，手下的亲兵向他密报，很多人正在密谋，想绑了他去投降，他听罢默不作声，一个人爬上了山峰之颠，看着浩瀚的星空，默默的想，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上帝？

当他看到四周，昔日的手下正在缓缓的向他逼近的时候，他知道他们想做什么，于是长叹了一声，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毒药，吞了下去，虽然按照基督教的教旨，自杀是不能入天堂的。

不知道在他死前是否曾经后悔，当初轻信了穆斯林的蛊惑，劝说陈玉成，让自己率军分兵前往陕西的决定？这是造成太平天国覆灭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他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但是，就在扶王陈得才尸骨未寒的时候，教主的使者也赶到了湖北蕲水，他们原以为陈得才在这里，结果意外的遇到了赖文光和张宗禹，于是，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巧言如簧的劝说，他们这次还能得逞吗？

僧格林沁没有能在战场上击败陈得才，但是他巧妙的玩了一把心理战，结果成功的搞垮了陈得才十几万大军，消灭了南京沦陷以后，太平天国最有战斗力的武装部队，但是他接着做了一件大错事，没有杀降。

优待俘虏，看起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中国古人也说：“杀俘不祥。”因为你杀了投降你的人，自然以后的人就不会再投降你了，你的敌人全都会拼尽全力，死战到底，这样对你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。

但是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之间的战争，和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农民起义或者军阀之间的混战不同，这是一场宗教战争，双方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。

那些投降的太平军士兵，他们已经接受了拜上帝教的长期熏陶，早已经不再认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，因此，他们即使回到了乡村，也无法再融入旧有的秩序中，因此都是一些不稳定因素，迟早都会和传统势力发生冲突。

其次，这些人不仅仅不能融于旧的制度，而且会散播这些新的基督教学说，就像侵入肌肤的病毒一样，破坏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，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崩坏。

最重要的一点是，这些人常年参加战争，烧杀抢掠，奸淫妇女，无恶不作。他们都见惯了大世面的，再让他们去过那种单调乏味，穷困潦倒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，他们是绝对无法忍受的，所以通常他们很快就会再次啸聚为盗，对他们的纵容，就是放虎归山。

因此，曾国藩，李鸿章和曾国荃这些湘军将领，很早就悟出了这个道理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在行动中，他们都是毫不犹豫的杀降。

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完全信奉了基督教的人，一律格杀勿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荃在安庆，在南京，李鸿章在苏州，都是毫不犹豫的杀死绝大多数俘虏，几万甚至十几万，毫不留情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这才是稳定时局，尽早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最佳办法。

但是霍山战役后，面对十几万俘虏，僧格林沁当了一次圣母，作为一个蒙古人，他很在乎他的诺言，结果仅仅处死了几个被自己手下出卖的太平军首领，都是一些广西籍的死硬分子，然后又从俘虏中挑选了一些精壮，加入他自己的部队，剩下的全都遣返回家。

但是被他遣返的这十几万人，大部分都在路上跑了，又去投奔了赖文光和张宗禹，所以不久之后，他惊讶的发现，这两个人瞬间变成了比陈得才还吓人的对手，霍山之战，等于白打了。

杨岳斌来到兰州的时候，发现他手头完全是一个烂摊子，首先，他陷入了完全无钱无粮的状态，其次，他也完全也无兵可用。

之前我们说过，陕西和甘肃，由于穆斯林叛乱，导致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，这个时候都发生了大饥荒，由于无钱无粮赈灾，再加上了流民效应，现在甘肃全境的穆斯林几乎全部叛乱，而且汉人为了自保，为了吃饭，也聚集在一起，四处劫掠，除了从宝鸡经天水到兰州这条线，还勉强控制在官军手里以外，其他地区，全部陷入了叛乱者手中。

由于雷正绾和陶茂林的部队溃乱，曹克忠被击败，当年多隆阿的主力部队，现在已经基本瓦解，剩下的兰州城内的本地的绿营兵，有一半以上都是穆斯林士兵，这些人一旦上了战场，到底会帮谁？实在是不好说。

杨岳斌发现他根本就不是来摘桃子的，而是来背黑锅的，他处于一种四面楚歌的困境。

但是杨岳斌还是努力的想挽回危局，他首先和刘蓉一起，向湘军大佬们求助，争取从东南省份直接供饷银给西北地区。

其次，他设法从江南一带购粮，通过轮船运到武汉，然后再运往陕西，送达甘肃一带。

最后，他希望能趁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之际，把湘军阵营中，最能打的鲍超的军队，蒋凝学的部队，唐义训的部队，调到西北，同时自己也募集了5000湘军，紧急开赴兰州，希望能扭转战场上的不利事态。

但是，情况非常的不妙，他的努力大部分都落空。虽然僧格林沁歼灭了陈得才，但是在俘虏问题上没有处理好，导致赖文光和张宗禹做大，他们对部队进行了整改，抛弃了步兵，全部改成了骑兵，顿时战斗力倍增。

他们目前在河南，湖北，安徽一带，继续和僧格林沁激战，导致这些邻近的省份必须把兵力和粮食都支援僧格林沁，无力支援他，同时也造成从武汉运粮到河南再到陕西，最后送达甘肃的道路，时断时通，最终能运到的粮食，实在是杯水车薪。

而南京城虽然被攻下了，但是江西和福建的太平军依然很活跃，所以东南沿海，依然战火连绵，花钱如流水，实在是挤不出多少给他。

而计划调往西北的湘军，已经听说了甘肃的局势如何险恶，生活如何艰苦，所以没有人愿意过来，逼急了就直接哗变。

当鲍超军一听到要调他们去西北的消息，直接就哗变了。蒋凝学的原班人马，以朝廷欠饷为理由，也拒绝前往，逼的他不得不另外招募了两千人，才勉强上路，而唐义训磨磨蹭蹭，永远都在准备中。

杨岳斌忙乎了半年多，事情一点儿都没有进展，而早已觊觎陕甘总督这个位置的穆图善，又开始在背后打他的小报告，说他困守孤城，全无作为，朝廷上的一些御史，也跟着起哄，搞得他必须不断的上书为自己申诉，一时焦头烂额。

但是杨岳斌还是没有放弃，他仔细的分析了西北的局势，凭借着多年的经验，他敏锐的发现，教主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源，擒贼先擒王，必须干掉他，西北的局势才有可能扭转。

但是杨岳斌现在手上只有5000湘军，再加上勉强能战的曹克忠部两三千人，能真正派上用场的人也就这一点了，至于作战所需要的后勤供应，粮草补给也是极端的紧张，但是不管困难有多大，杨岳斌知道，这是他扭转危局的唯一的办法，他准备放手一搏，亲自出马，端掉金积堡。

杨岳斌的判断没有错误，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也绝对没有问题，但是，教主也不是吃素的，他的大奸大恶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

虽然杨岳斌努力的做好了保密工作，但是他的部署行动，还是让教主猜出了他的意图，教主决定要给他当头一击。

教主和穆图善已经谈得差不多了，他已经争取到了一个不错的投降条件，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不是他向穆图善投降，而是穆图善向它投降，具体的内容我们下一回详细向大家讲述。

但是教主还要做完最后一件事，才来实施他的这个计划，因为他估计身为陕甘总督的杨岳斌肯定不会接受，因为那根本就不像是一份投降书，而是一份绥靖协议，所以他要把杨岳斌打垮，赶走他，让穆图善接替他，确保这份协议能切实落地。

杨岳斌这个过江龙，和教主这个地头蛇，两个人摆开架势，准备过招了，一个久经沙场，勇猛沉着，一个老奸巨猾，阴险狡诈，他们谁胜谁负，我们下回再说。

教主的使者骑着马，跟在张宗禹的身后，观看他和赖文光两个人，指挥改编以后的捻军，和僧格林沁作战。

在得知了张宗禹和赖文光两个人，把太平军和捻军合并在一起，规模越来越大以后，僧格林沁决心要彻底消灭他们。

于是他亲自率领主力，来和他们决战，但是赖文光和张宗禹就是不接招，拒绝和他决战，他们边打边跑，把战线拉得很长，从湖北转到了河南，又转到了安徽，最后到达了山东，导致僧格林沁的骑兵和步兵相隔了几天的路程。

僧格林沁的副将，翼长恒龄率领的蒙古先头骑兵一万余人，终于在鲁山附近，追上了张宗禹和赖文光的部队，而且成功的围住了他们的一部分，现在，他准备发动全线进攻，彻底消灭他们。

远处，躲在暗处观察的张宗禹，得意的用马鞭指着旷野中的蒙古骑兵，对身后的这些穆斯林使者说：“怎么样，这帮家伙落到我的圈套里了吧？”

几个穆斯林使者，马上媚笑着说道：“大王英明，就是诸葛亮也不如你神机妙算。”“别说诸葛亮了，就是成吉思汗转世，也比不上大王的一根汗毛。”“大王要是早点儿进军西北，定都长安，早晚就是一个开国皇帝。”

“哈哈哈……”听道穆斯林使者的吹捧，张宗禹得意的放声大笑：“老子才不在乎当什么皇帝老儿，只要能纵横江湖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地吃肉，睡尽天下的美女，这一辈子就算没有白活了！”

说吧张宗禹举起了马鞭，一声炮响，伏兵从四处杀出，喊杀声震天，万马狂奔，整个大地都在震撼，数万骑兵猛烈的互相冲击，一场残酷的战斗开始了。

-End-